

担水前後

(秧歌劇)



東北書店印行

擔 水 前 後

— 小 秧 歌 劇 —

人：老漢，老婆——均五十歲上下。

他們的兒子——二十餘歲。

解放軍班長，副班長。

解放軍戰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。

第 一 場

班長和戰士丁跳着舞步上。

班：（唱）青山青不盡。

丁：（唱）流水流不完。

二人齊唱：解放軍和老百姓，生死兩相關，你親我愛一家人啊；
骨肉緊相連。

班：（唱第二段詞）地是我們開。

丁：（唱）樹是我們栽。

二人齊唱：窮人翻身，血肉換了來，生在這裏長在這裏啊；永遠
不離開。（用第一曲）

班：（白）伙計，咱們到老鄉那裏去借水桶，可要好聲和他說，
使完了就還他，好借好還，他們就心服你。

丁：那家老鄉可頑固，借他的東西，比上天還難，班長，你說愛護老百姓，我打心眼裏就不反對，可是，像那家老百姓，說服教育就不頂啥事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嘛，你說咋辦呢？

班：你瞅瞅，你那個軍閥主義還沒改好，說服教育咋不頂事？一天不行兩天；兩天不行三天，人又不是石頭，咋就改不了？

（到了）到了，你拍門吧。

丁：班長，你瞅瞅，大白天把門關着，咱們又不會搶他們的東西。草！

班：這是新解放區嘛，新解放區的老百姓還沒摸透咱們解放軍是啥隊伍，日子長了就摸透了，我看你呀，你的心眼裏一半群眾觀點，還一半……

丁：還一半啥？

班：還一半軍閥主義。

丁：草！我就不接受你這意見，我只有半群眾觀點？我雖然在偽滿時代當過幾個月國兵，可是我也是老百姓出身呀！

班：好，你說你的群眾觀點不只一半，那今天借水桶就看你是不是說漂亮話，你要是給老鄉耍了態度，那你……

丁：我要是耍了態度，算我是個軍閥，行不行？草！

班：對，你拍門吧。

丁：（拍門）老鄉，開門，開門！（老漢上）

老：幹啥？

丁：你開門吧，借點東西。

老：借啥東西？

丁：借付水桶，使完了就還你，整不壞。

（老太婆上）

婆：（細聲向老）咋的？當兵的又來了？又要啥呀？

老：要水桶。

婆：可不敢給他拿去。（他倆還在外邊叫門）

老：對，藏好了沒有？

婆：藏好了，上次他來要就沒給他要走。

老：可不敢給他，給他就一輩子也要不回来了。

班
丁：開門吧：老鄉。

老：來了，來了！（開門）

班：老鄉，借你們的水桶給我使換一下，一會就還你。

丁：對，一會就還你，保險使不壞。

老：沒有，我們實在沒有。

婆：我們擔水都是借人家的，老總。

丁：嘿，你們真封建，怎麼叫我們老總？我們是解放軍，應該叫同志！

老
婆：同志？

丁：對，同志，我們是解放軍（解釋），解放軍是老百姓的隊伍，咱們是一家人嘛，借付水桶給我們使一下吧？說不會整壞你的，就不會整壞你的。

班：老鄉，我們要整壞了你的桶，我們一定賠你一付，（班和丁齊唱）軍隊和百姓是一家人，借付水桶給我們，我們一定不損壞，請你們放寬心。

老
婆：（合唱）叫聲二位老總，我們實在沒水桶，要是我們有水桶，一定借給你們用。（以上用第二曲）

老：（白）賠不賠倒不要緊，有就行，沒有可沒有法。

婆：沒有可沒法，要是有的，我們當老百姓的也不敢不借給軍隊使呀。

丁：老鄉，話不是這樣說的，我們解放軍，一不搶老百姓的東西，二不偷老百姓的東西，三不騙老百姓的東西，我們借你們的水桶使一下，使罷了還給你，還有啥敢不敢呢？

班：老鄉，我們是一家人，要互相幫助，把你的水桶借給我們使一下，你要不相信我，我給你打個借條，丟了你找我。

丁：老鄉，以後你們缺什麼使，也可以向我們借嘛，只要我們有，保險借給你。

老：實在是沒有，老總（感覺自己說錯了）嘿，同志。

婆：有就好說，就是沒有。

丁：（心裏已經上火了，可是硬壓着）老鄉，你明明有嘛，咋說沒有呢？（老頭的兒子上）

兒：同志，你們要借啥？

班：借付水桶。

兒：（對老）借給他們使一下吧。

婆：（狠狠的對兒）那有呀？

老：你給我去偷一付來。（兒也不敢說話）

婆：早就壞了，不能使啦。

丁：看，你兒子還說有嘛，老鄉，我們在前方拚死拚活，還不是爲了老百姓，我們命還捨得，你們一付水桶也捨不得！（氣已經不平靜了）

老：沒有呀，有就借給你們。

班：（對丁）算了，算了，走吧，（對老）沒有就算了。

老婆：對，實在是沒有，你們到別家去要吧。

丁：（火氣爆發了）對，我們不借你的，你們的東西讓中央胡子燒掉了就痛快了，草。

班：走吧，講這些廢話幹啥？

丁：草！都是一些賤骨頭，沒有？中央胡子拿刺刀一逼，啥都有了，草！

班：走吧！（把他拉出門）老鄉沒有就算了，我們這位同志脾氣

不好，千萬不要見怪。

老婆兒

：沒有啥，沒有啥，走呵？

班：對，你們歇着！（出門，對丁）看你這股臭脾氣又發了。

丁：誰叫他們在青天白日底下當面撒謊。

班：別說了，回班上去吧。（下）

老：（關門，對兒子發脾氣）誰叫你說借給他們？

兒：借給他們怕什麼？他們說話和和氣氣的，從來也沒見過這樣的隊伍，劉大叔的水桶借給他們用，他們也還了。人家同志說話和氣，不打人，又不罵人，做事講理，從前見過多少隊伍呀，沒有像這樣老實的。

老：我就沒聽過當兵的借了老百姓的東西還會還你，水桶給他拿去了咋辦？

兒：人家會還嘛。

老：會還？會還？要不還呢？

兒：不還我去要回來。

老：你好大的膽，你惹得起當兵的？

兒：人家和和氣氣的。

老：（火極了）媽里個巴子，你還說，你還說，（想打他，給老婆拉住）

婆：（對兒）你少說一句不行？爹說一句你頂一句，（又對老）當爹的也不像個當爹的，他也是你生的呀。

老：也是你生的呀！你也不看看你生的好小子，看他眼裏還有他爹沒有？

婆：好了，別說了，父子二人在院子裏打架，讓人家看見了也笑話咱？回屋裏去吧。

老：（狠狠的罵一句）兔崽子草的，我還沒死，他就當起家來

了。(二人下，兒也跟着下)

第二場

(戰士甲、乙、丙、戊、己、庚、辛和副班長跳着舞步唱着歌上)

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我們愛護老百姓。

吃果不忘種樹的人，人民是咱們的父母親。

父母親，水有源，樹有根。

沒有源來沒有根，那有我們解放軍。(用第三曲)

副：(白) 同志們，今天咱們大家分工，老劉老張老李和老趙去給老百姓割柴火去。

甲、乙、丙、戊：對。

副：老王、老馬、老楊，幫老鄉擔水。

己、庚、辛：行。

辛：哎呀，副班長，水桶可不好借。

副：班長和老高去借去了。(正說着，班長和丁上)

丁：(搶嘴)就是他媽的借不回來。

副：咋的？

班：老鄉不肯借。

丁：那倆老傢伙真草蛋，草，明明有水桶，就是不借，要依着我過去脾氣，早他媽的(一想說得不對，但又無法改)早他媽的，早他媽的……。

班：早他媽的咋的？

丁：(臨機應變)早他媽的不借他的啦！(大家大笑)

甲：你這小子，真德性，說話說到嘴邊又收回去。

副：(嚴厲的)老高，你說吧，你這股軍閥主義完全改了沒有？

丁：改了。

班：改了，爲啥今天又對老百姓耍態度來着？

丁：那不怪我，那只怪他們太頑固，你們知道我發火發在什麼地方，我發火就發在（大聲）他們青天白日底下撒謊，明明有水桶，死七百臉的說沒有，你們大家說怪我不怪我。

副：你問問大家，看怪不怪你？

丁：（問甲）你說，怪我不怪我？

甲：當然怪你囉。

丁：怪我？（又問乙）你說。

乙：我說呀？還是怪你。

丁：他媽的，（又問丙）你說呢！憑良心說。

丙：憑良心說也怪你。

丁：草，（又問戊）你說。

副：不要問了，同志，這就是你的不對嘛。

辛：給老鄉耍態度就是不對。

甲：給新解放區的老鄉耍態度，到那疙疸也說不通這個理。

丙：反正你是不對，咋說也不對。

戊：對老鄉就不應該耍態度。

班：你記得不記得，咱們還沒有進老鄉的院的時候，你就說：（學丁的口吻）『我要是耍了態度，我是個軍閥』是你說的不是？

副：這地方是新解放區，你可不能拿咱們老解放區來比呀，地點不同，不能同樣看問題。（唱）高同志，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呀，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，要愛護群眾。

甲：（接唱）舊軍隊呀，軍閥勁，要改換呀。

乙：（接唱）對老鄉，千千萬萬，不要耍態度。

丙：（接唱）新解放區呀，群眾紀律更要注意呀。

戊：（接唱）老百姓，對我們還沒有認識清。

己：（接唱）我們呀，應該呀，多宣傳呀。

庚：（接唱）老百姓，一定會，擁護我們。

辛：（接唱）我們要，多說服，多教育呀。

副：（接唱）鐵錐呀，磨成針，功到自然成。

班：（接唱）你那個，牛脾氣，要不去乾淨，咋能够，好好的團結老百姓？

全體唱：老百姓，解放軍，一條心呀咳。

革命的，任務呀，才能完成。（以上用第四曲）

丁：這些道理！我都明白了，我承認錯誤。

大家：承認錯誤就要改。

丁：我保證改，我一定改，草，你們跟我在一塊這樣久，還不知道我這個直性子。我不是不愛護老百姓，我也是老百姓出身呀？過去我幫助老百姓生產，那一回不是挺賣力氣的？就是這皮氣不好，說不上那股勁，一下子那火就冒起來了，下回我總一定改。（誠懇）

班：不是說你看不起老百姓，是說你的皮氣不好。

丁：我自動受點處罰行不行？草！我自己處罰自己，給那個老頭家裏挑三擔水，一天擔一擔，行不行？

班：擔水是好的，這可不能叫受處罰，做革命工作還能叫受處罰嗎？

副：去吧，咱們大家分頭去整吧。沒傢俱咱們分頭去借。一家借不到，借兩家，總把這些任務完成。

班：咱們今天就幫助這老頭家裏，明天幫助那寡婦家裏，到後天幫助寡婦對門那一家，好不好？

副：大家可不要因為那老頭不肯幫助咱們，咱們就不樂意幫助他們。

丁：對，咱們要一視同仁……。

丙：嘿老高在那裏學會一視同仁的知識份子的話，不簡單啦。（大家笑）

研：走吧。

大家：走吧，走吧。（大家下）

第三場

（戰士甲、乙、丙、戊每人帶着簾刀，繩子上）

甲：（唱）早割柴呀，晚割柴呀，割柴爲的送給老百姓。

乙：（唱）割了一捆，又一擔，一捆一擔，堆成山。

二人齊唱：哎咳哎咳喲，一捆一擔，堆成山。

丙：（唱）你割柴來我割柴，看看是誰幹得有勁。

戊：（唱）一捆一擔送給老百姓。幫助他們過光景。

二人齊唱：哎咳哎咳喲，幫助他們過光景。

（一邊唱，一邊下，戰士己，庚，辛和副班長擔水上）

己：（唱）擔水，擔水給老鄉，擔的老鄉水滿缸。

庚：（唱）擔了一擔又一擔：革命工作不偷懶。

二人齊唱：哎咳哎咳喲，革命工作不偷懶。

辛：（唱）擔水本是苦力活，咱們看誰擔得多。

副：（唱）只要我們幫助老百姓，老百姓對咱就親熱。

二人齊唱：哎咳哎咳喲，老百姓對咱就親熱。

（一邊唱一邊下，以上用第五曲）

（婆上開門，望了望，又關門，老漢上）

老：外面有當兵的沒有？

婆：沒有。

老：沒有，那我去擔水。

婆：不行，讓當兵的看見了，知道我們是騙他們，他們一定要把我們的水桶拿走的。

老：這，這，咋辦呢？不擔水就連飯也吃不上，擔水，又怕當兵的把水桶拿走，真是進不得退不得。

婆：（着急）這，這咋辦呢？（二人都着急）

老：他們是不是真會拿去呀？看那個樣兒，說話倒和和氣氣的。

婆：可有的也不和氣，那個個子高高的就罵人，沒有借水桶給他，他就說給中央胡子燒了才痛快呢！唉，慢說我們當老百姓，就是秀才遇了兵，有理他也說不清呀。

老：那，這水還擔不擔呢？

婆：這，這……（沒辦法，兒上）

兒：你們又發啥愁呢？

婆：發啥愁，飯都吃不上了。

兒：咋吃不上了？

婆：吃飯就要擔水，要擔水又怕水桶讓當兵的搶去。

兒：不會的，我親眼看見的，人家隊伍上借了劉大叔的桶也還了劉大叔，這個隊伍和中央胡子就是不一樣，說話和和氣氣的。我去擔水，沒事，我就沒聽說過他們搶過老百姓的東西。

老：你去擔？

兒：我去擔，不擔還行嗎？飯總要吃呀！再說人家隊伍上也不會要我們的桶。

婆：要是他們拿去了呢？

兒：不會的，飯總要吃呀！我去擔。（下，已又擔了一付水桶上）

老：怕不保險吧。

兒：你們真是膽小，我親眼看見人家借東西，還了老百姓，你們就連你們的兒子都不信？

（戰士已擔了一擔水上）

已：老鄉，開門。

婆：（小聲）當兵的來了，快，快把水桶藏起來。

老：快，藏起來。

兒：藏起來幹啥？

己：開門，老鄉。

老：來了，來了，（對兒）快藏起來呀。

兒：藏起來幹啥呀？

老：不藏起來，萬一給拿走了呢？

兒：不會拿走的。

婆：（着急極了）哎呀，快藏起來吧。（把水桶搶到手裏，下，老也跟下）（外面還叫門）

老：（上）來了，來了，（開門）老總，哎，同志。

己：老鄉，給，給。

老婆：這是幹啥？這是幹啥？

己：這是我給你們擔的水，給你們使的。

婆：要多少錢，同志，我們沒有錢。

己：不要錢，不要錢，要錢幹啥呀？我擔給你們使的。

婆老：擔給我們使的？

己：對囉，水缸在那裏，在屋裏吧？

老：同志，真不要錢？

婆：白白的給我們擔水，不要錢？

兒：人家要錢幹啥？

老：（還是懷疑）同志，這擔水……

婆：這擔水……

己：（急了）咳，（唱）老鄉呀，你不要懷疑解放軍，解放軍幹什麼，都爲了老百姓。解放軍幫助你們，是應該的呀，你們呀萬萬不要把我們當外人。（用第四曲）（白）老鄉，我們解放軍就是專爲了老百姓翻身的隊伍，我們在家裏的時候都是當老百姓，都是和你們一樣，你們千萬不要看我們穿的衣服和你們不一樣，就把我們當外人，我們一脫軍衣，就是

老百姓，沒有老百姓，就沒有解放軍，咱們都是一家人，我們幫助你們幹點活，要錢幹啥呀？

老：你們是老百姓的隊伍？

婆：你們和別的隊伍不一樣？

兒：我說你們和別的隊伍就不一樣，不是我一個人這樣說，好多人都這樣說。

己：對了，我們和別的隊伍就不一樣，別的隊伍是糟塌老百姓的，我們是爲了老百姓的，你們可不能拿我們解放軍和別的隊伍來比呀！解放軍第一不是爲了搶地盤；第二不是爲了升官發財；解放軍幹啥都爲了老百姓着想，幫老百姓翻身，爲老百姓打仗。我們到這兒來不久，你們還沒摸清我們到底是咋個隊伍？日子一長樹枝都會發芽的，慢慢的就明白了。

兒：同志，你們又不打人，不罵人，可和氣呢！

己：是呀，我們不是軍閥隊伍，我們不打老百姓，不罵老百姓，我們光是幫助老百姓，我給你們擔水，啥都不爲，就爲了幫助你們。咋樣？把水倒到水缸裏吧。（準備擔進屋去）

兒：我來，我來。

己：我來，我來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，不要就誤時間，我還要把水桶還人家呢？

老婆：還要還人家？

己：借了東西就要還嘛，老鄉，水缸呢？水缸呢？

老：同志，我們自己來，自己來。

己：一樣，一樣，都是一樣，老鄉。

老兒：我們來吧，我們來吧。

己：不要，不要，我來，我來。（終於還是己把水擔進屋裏去了，老跟着下，戰士庚也擔了一擔水上）

庚：老鄉這擔水倒在那裏？

兒：又一擔？

婆：這也是給我們擔的？

庚：就是給你們擔的，後面還有呢？

婆兒：還有？

庚：這擔水倒在那裏？

兒：倒水缸裏，倒水缸裏，我自己來吧。

庚：不，不，我來，我來，幫老百姓就要幫到底，我來。

兒：我自己來。

庚：咳，我來，我來。（把水擔進屋去，婆跟着下，戰士辛也擔了一擔上）

兒：又來了一擔？

辛：又一擔，老鄉，引我進屋裏去吧。

兒：對，我自己來吧。

辛：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你引我進去就行。

兒：來吧。（引他下，戰士丁擔了一擔水上，一見沒人，大嚷）

丁：老鄉，老鄉，（老，婆，兒上，屋裏的人陸續上）老鄉，這擔水可是我給你擔的，你們看够多少斤？

老：帶桶够一百斤。

丁：倒那疙疸呢？

婆：哎呀，水缸裝不下了，咋辦？

老：這，這咋辦呢？

丁：那咋辦呢？

兒：裝不下，裝到我們那副水桶裏。

婆：（不好意思）那副水桶……

老：那副水桶，那副水桶……

婆：那副水桶漏了吧，我記得壞了嘛。

老：（乾脆地對婆）快把那水桶拿出來吧，你藏到那去了？這時候還瞞同志們幹啥？

婆：真是，真是……

老：（不好意思的對丁）哎呀，同志，請你多包涵點，你給我借水桶。我沒借給你，說實在的，我不該不借給你，可要請你擔當點，我也不是不借給你，我們當老百姓的啥也不懂，中央胡子說你們搶老百姓的東西，我們才不敢借給你們，我們真是睜眼不識泰山，人家說黑就是個黑……請你多包涵點。

丁：沒有啥，沒有啥，老鄉，先引我把這倒進水缸裏去吧。（他一直沒把那擔子放下來）這擔水壓得不好受。

婆：對，來吧，來吧。（引丁下）

老：同志們，我做夢也想不到你們這隊伍這樣好，我活了五十多歲了，慢說沒有看過，連聽也沒聽說過當兵幫老百姓幹活的，你們這隊伍真好，真好。

兒：同志，我早就說你們是好隊伍，我爹和我娘就是不相信。

老：耳聽是虛，眼見是實嘛，中央胡子在這裏，光說你們殺人，活埋老百姓，你們一來，我們總是怕三分，人家說你們好我們就不敢不信，又不敢全信，哈哈。

所有的戰士們：他們騙你們的。

老：是呀，如今才知道他們儘是胡說八道！

（這時戰士甲、乙、丙、戊、班長、副班長每人擔了一捆柴上）

班長和割柴的戰士們：給，給，給，老鄉，老鄉。

老兒：又給我們割了這樣多柴呀？（婆和丁上）

婆：可不少，可不少，够二百來斤。

老：可不止，够三百多斤。

班：老鄉，放到那兒？

老：就倒在這疙疸。（指着一旁，他們把柴放下）同志們，你們真是辛苦啦。

割柴的同志們：算不了啥苦。

班：我們幫老百姓的忙是應該的，是我們的本分，還說得上辛苦了？

婆：你們這個隊伍和別的隊伍真是不一樣，真是不一樣，真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，我總說當兵的就沒一個好樣兒的，誰知道這隊伍這樣好，對老百姓這麼和氣。

副：我們對老百姓和和氣氣的，可一打起敵人來呀……

丁：（搶着說）那可就不和氣了。

老：你們說了半天，又幫我們做了活，怕累了吧？

（對婆）去，稱上幾斤麵做飯給同志們吃。

同志們：不吃，我們不餓，不餓，老鄉。

老：唉，好的沒有，麵還沒有？又不是啥寶貴東西，吃一些算啥？

同志們：不吃，我們不餓，別麻煩了，老鄉。

班：老鄉，我們真格不餓，我們要是餓那我們就不怕麻煩你們了。

婆：那就喝點水，我去給你們燒去。

同志們：不要，不要，我們不渴。

老：喝一口水算什麼？別的沒有，水還沒有呀？

同志們：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客氣。

兒：真不喝？

同志們：不喝，不喝，不要客氣，老鄉。

丁：（想起）老鄉我可想起一件事來了。老鄉，我給你們賠個禮，我是個老粗，愛耍脾氣，我罵過你們，我算是犯了罪。

老婆兒

：可不敢說是犯罪。

丁：老鄉，你們聽我說，我犯了罪，給你們擔水贖罪，請你們多原諒（感覺說錯了），草，原諒你們怕不懂，請你們多包涵點。（給老鄉作揖）

老婆：同志，同志，說那裏話，同志實在客氣。

老：這只怪我們不借給你們，要借給你們，也不會傷和氣，對不對？

副：老鄉，咱們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吵嘴算不了啥？

老：對，一家子人吵個嘴還不是常有的事，算不了啥。

婆：同志，以後你們要借啥，只管說，只要我們有就行。

兒：對，借啥都行，只管來借呀。

丁：往後你們要我們幫忙，只管開口，喂牲口，鋤草，割柴，擔水，啥都行，你們要忙不過來……

老：我們可忙得過來，家裏就我們三口人，怎麼還忙不過來。

兒：同志，我們對你們沒有認清，往後你們多來給我們開導開導？

班：對，爲後我們多嘮喀幾回就好了。

丁：老鄉，爲後你們有啥意見，看見我們有啥錯處，你給我們多說着點，我們好改。

婆老：沒有錯處！沒有錯處！

丁：有，咋沒有？我還罵過你們呢！這就是錯處嘛，我有軍閥殘餘（又覺得說得不對）草，軍閥殘餘你們不懂，我的性子不好，爲後多說着點，一家人，有啥說啥？對不對？

老婆兒：對，對。

班：（對戰士們）那咱們回去吧？

戰士們：走，走吧。